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93

主編
虞和平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文教·史地

中日交通史（三至七）



大象出版社



中日交通史（三至七）

虞和平 主編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93

文教
史地



大象出版社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中日交通史

(三)

木宮泰彥著

陳捷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總 編 纂 者
王 雲 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史通交日中

(三)

著彦泰宮木

譯 捷 陳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第十章 五代時之中日交通

一 商舶之來往

唐昭宗時，節度使朱全忠誅宦官，專權勢，弑昭宗，滅唐室，都汴京，國號後梁。此乃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七年（九〇七）事也。後梁歷二世十六年而亡。其後有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四代，旋起旋滅，自唐亡至宋興，不過五十三年，五代之興亡已畢。五代諸國之勢力範圍，僅在中原之地；其割據一方而稱王者，惟前蜀、後蜀、楚、荆南、吳、南唐、吳越、閩、南漢、北漢十國較大，是爲五代十國之世。是時弑逆、篡奪、戰亂之事，接踵而起；僅半世紀間，易五代十三君，是爲紛亂最甚之時代。然雖在此等時代，中日之交通，商舶之往來，仍甚繁數；蓋曰唐交通之餘勢使然也。今將五代時中日往來之船舶列表如左：

五代中日往來船舶一覽表

・爲由日本赴中國船之符號
△爲由中國至日本船之符號

船主及船員	年	代	雜	纂	典	據
・	醍醐延喜九年(九〇九)		二月十七日，曾遣牒狀於留唐僧中瑾，故知是時有歸中國之船。	扶桑略記	日本紀略	扶桑略記裏書
△	同 右		閏八月九日，曾使大宰府檢進中國商舶貨物，故知是時有來日之商船。	扶桑略記	日本紀略	扶桑略記
△鮑置求	醍醐延喜十九年(九一九)		七月十六日交易唐物使藏人所出納內藏大屬當麻有樂，曾上中國商客鮑置求所贈之孔雀於朝，以交易唐物供御覽。	扶桑略記	日本紀略	扶桑略記
・	醍醐延長五年(九二七)		正月廿三日僧寬超等，受大宰府賜牒，乘中國商船赴中國。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
吳越人 △蔣承勳	朱雀承平五年(九三五)		九月吳越人蔣承勳獻羊數頭，十二月唐物藏人藤原親盛曾赴大宰府，檢進蔣承勳所齎貨物。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
△蔣承勳	朱雀承平六年(九三六)		七月十三日大宰府報告吳越人蔣承勳李盈張等來日，此時承勳似帶吳越王元璫之使命而來，八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忠平贈書吳越王。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
吳越人 △蔣承勳	朱雀天慶元年(九三八)		七月廿一日大宰府遣中國商客所獻之羊二頭，八月廿三日大宰府曾以布賜蔣承勳，則此時來航者，殆蔣承勳也。	本朝世紀	本朝世紀	本朝世紀
・ 吳越人 蔣承勳？	朱雀天慶三年(九四〇)		七月左大臣藤原仲平曾贈書吳越王元璫，則知是時有歸中國之船，或者天慶元年來日之蔣承勳，此時始歸國歟？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	日本紀略

吳越人 張文秀過	朱雀天慶八年(九四五)	七月念五日大宰府報告吳越商客蔣袞俞仁秀張文過等百人，至肥前松浦郡柏島。	本朝世紀
吳越人 蔣袞	村上天曆元年(九四七)	天慶八年來日之蔣袞，是時又爲吳越王佐之使者來日，上書並進土宜。	本朝文粹
吳越人 蔣袞	同 右	蔣袞歸國時左大臣藤原實賴(清慎公)於閏七月二十八日贈吳越王佐書贈沙金二百兩。	本朝文粹 帝王編年紀
吳越人 蔣承勳	村上天曆七年(九五三)	蔣承勳爲吳越王弘徽之使者來日，上書並錦綺等珍品。	本朝文粹
吳越人 蔣承勳	同 右	七月蔣承勳歸國，右大臣藤原師輔贈回書於吳越王。	本朝文粹
吳越人 盛德言	村上天德元年(九五七)	七月廿日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來日上書。	日本紀略
吳越人 盛德言	村上天德三年(九五九)	正月十二日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來日上書。	同右

以上僅史籍之可徵者耳；實則此外之交涉，必仍不少。此等來往船舶，悉中國商船，而日本船一無所見。蓋是時日本政府對於海外，頗採消極態度也。降至永承二年（一〇四七），清原守武因私行入宋之罪，貨物沒官，流於佐渡，其黨五人，處以徒刑。（註一）嘉保元年（一〇九四），前大宰權帥藤原伊房又因遣明範法師至契丹，交易貨物而得罪。亦可見朝廷久持閉關自守之主義矣。（註二）

二 航海與貿易之狀況

來日之中國商船，似皆發自吳越，橫斷中國東海，經肥前松浦郡值嘉島而入博多津者。其航海也，概利用季節風，春夏來日，秋冬歸國，與唐代之舶無異。試觀前表，略可推知。本朝世紀天慶八年七月廿六日條，述吳越船來日之事云，

「今日唐人來着肥前國松浦郡柏島，仍大宰府言上解文在左，其文多不載，只取其大綱，大宰府解申請官裁事，

言上，大唐吳越船來着肥前國松浦郡柏島狀，

舶壹艘，勝載參什斛，乘人壹百人，（交名在別，）

一船頭蔣袞，二船頭俞仁秀，三船頭張文過，

右得管肥前國今月十一日解同日到來，管高來郡肥最埼警固所，今月五日解狀，同月十日亥刻到來云。今月四日三尅，件船飛帆，自南海俄走來。警調兵士等，以十三艘追船，留肥最埼港

島浦。爰五日寅一刻，所司差使者問。所送牒狀云，大唐吳越船，今月四日到岸，狀請准例速差人船，引路至鴻臚所牒者。懽加實檢，所申有實，仍副彼牒狀，言上如件云云。蔣袞申送云，以去三月五日，始離本土之岸，久□滄海云云。

天慶八年六月廿五日。」（錄原文）

此等解文，雖僅記其大綱，亦可窺見此時吳越船來日之狀態矣。商舶來至博多時，大宰府報告京師，朝廷派遣交易唐物使與商客交易，概與前代相同。（註三）惟醍醐天皇延喜九年（九〇九），未曾派使，惟令大宰府檢進，而以藏人所之牒，將應進物品，知照大宰府。（註四）但此不過一時之事，非常例也。商客來日時，多齎孔雀、羊等珍奇鳥獸，獻於日廷。（註五）雖至宋代，仍沿此習，可查日本紀略、扶桑略記、百練抄等書而知之。商客等所攜貿易品，雖難盡知其主要者，仍爲香藥、錦綺等，與前代同。日本與之交易，專用沙金。天元五年（九八二）三月，因賜答金於商客，而徵金於陸奥，其一證也。（註六）交易之唐物，送至京都，天皇御覽後，藏於內藏寮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不用者有時給於臣下。然獲賜者惟限於朝臣，並非廣及民間也。

三 日本與吳越國之交涉

由中國來日之船，概以貿易爲目的；一面又爲吳越國與日本間國交（但吳越國與日本之國交並非正式之國交）之媒介。吳越國者，杭州臨安人錢鏐所建之國也。初，唐昭宗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，任錢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，後唐莊宗同光元年（九二三）自立，稱吳越王；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）國亡。凡歷鏐（字具美，諡武肅，九二三—九三一），元瓘（鏐之子，字明寶，諡文穆，九三二—九四〇），佐（元瓘之子，字祐，諡忠獻，九四一—九四七），倧（佐之弟，卽位後不久被廢），弘俶（佐之弟，字文德，諡忠懿，九四八—九七八）五主，保有吳越之地者，凡五十五年。（註七）

吳越王遣使日本之始，蓋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（九三六），因是年七月十三日大宰府報告吳越人蔣承勳（註八）季盈張等來日，（註九）則是時承勳似帶吳越王元瓘之使命而來者。八月二日，左大臣藤原忠平致書吳越王（註一〇）其書已佚，不能知其內容。（承勳前年九月亦來日，獻羊數

頭，是否帶吳越王之使命不明。（註一二）後天慶三年（九四〇）七月，左大臣藤原仲平曾贈書吳越王元瓘（註一二）蓋因天慶元年（九三八）蔣承勳來日，至是回國，贈以回書歟？（註一三）然其書亦不傳。此後經五年至天慶八年（九四五）六月，始有前節所述之吳越國蔣袞來日；是時曾否帶吳越王之使命亦不明。及至村上天皇天曆元年（九四七）吳越王佐使者，又來上書及土物。是年閏七月二十七日，日本用左大臣藤原實賴（清慎公）之名，贈以回書，並沙金二百兩。其回書，乃大江朝綱（後江相公）起草，見本朝文粹卷六，今錄於左：

爲清慎公報吳越王書（加沙金送文）

後江相公

「蔣堯再至，枉一札，開封捧讀，感佩駭懷，筆語重疊，不異面展，幸甚幸甚。堯等逆旅之間，聊加慰問，邊城程遠，恐有疎略。今交關已畢，歸帆初飛，秋氣涼，伏維大王動用兼勝，卽此其祖遣。又所惠土宜，有憚容納，既恐交於境外，何留物於掌中，然而遠志難拒，忍而依領，別贈答信，到宜收納。生涯阻海，雲濤幾里，南翔北嚮，難付寒溫於秋鴻，東出西流，只寄瞻望於曉月。抑去四月中，職昇左相府，今見封題在，未轉前，左右之間，願勿遲疑，勒袞等還，不宣謹言。」

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。日本國左大臣藤原朝臣

吳越殿下謹空，

沙金貳伯兩。

右甚雖輕微，當士所出聊表寸心，謹狀。

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。」（原文）

後天曆七年（九五三）蔣承勳又爲吳越王弘俶之使者來日，致書並贈錦綺等珍品。是年七月，右大臣藤原師輔託承勳贈以回書。是時之回書，爲菅原文時（菅三品）起草，亦見日本文粹卷七。今錄之於左（原文）

爲右丞相贈大唐吳越公書狀，

菅三品

「蔣承勳來投傳花札，蒼波萬里，素意一封，重以嘉惠，歡惕集懷。抑人臣之道，交不出境，錦綺珍貨，奈國憲何？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，德馨或引沈檀之薰，受之則雖忘玉條，辭之恐謂嫌蘭契，強以容納，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。今抽微情，聊寄答信，以小爲遺，到願檢領。秋初，伏惟勳履清

勝，空望落日，長繇私戀而已。勒丞勳還書不盡言，謹狀。

天曆七年七月日，日本國右大臣藤原朝臣謹言。」

天德元年（九五七）及三年，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又來上書。日本紀略天德元年七月廿日條云，

「大唐吳越國持禮使盛德言上書」（原文）

三年正月十二日條云，

「大唐吳越持禮使盛德言上書」（原文）

兩事完全相同，或一事而誤爲二歟？此事記載簡單，其他又無可徵之記錄，不能知其詳矣。

吳越國與日本交通雖繁，而吳越王贈日本之書，亦無一傳於後世者，故亦不能知其詳細。但藤原實賴回書云，

「抑去四月中，職昇左相府，今見封題，在未轉前，左右之間，願勿遲疑。」

由是觀之，知其書非贈日廷或政府，乃贈政治上之領袖大臣者。蓋吳越國保一隅之地，不過僭

稱王號，故謙讓而執此態度。日本答書，亦不用朝廷與政府名義，事實上雖有國際之交涉，形式上仍執私交體裁。蓋當時日本政府對海外之態度，頗爲消極，不欲自求交際，惟作因人來求，不得已而應之之態度。試觀實賴之書云：

「所惠土宜，有憚容納，既恐交於境外，何留物於掌中，然而遠志難拒，忍而依領。」

師輔之書云：

「抑人臣之道，交不出境，錦綺珍貨，奈國憲何？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，德馨或引沈檀之薰，受之則雖忘玉條，辭之恐謂嫌蘭契，強以容納，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。」

可以知矣。故回書與答禮，亦不特派使臣，惟附交回國之商客耳。

日本雖持消極的態度，吳越國仍一再贈書贈土宜，其故安在？蓋明越州之地，爲吳越之領土，而古來中日交通之門戶也；其地客商，自唐代已從事中日間貿易，常獲大利；吳越既建國於此，仍根據前代之習慣，而謀貿易之利耳。

四 文化的交涉

日本與吳越之貿易，亦帶若干文化的交涉。客商齎來商品內，亦含有若干書籍（但較之唐代則天地懸遠矣。）如承平七年十月十三日，大宰府使中國商人抄進中國是歲並翌年之曆本是也。（註一四）而吳越王弘俶則曾託商客求天台論疏於日本。皇朝類苑卷七十八云，

「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，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，有錄而多闕。賈人言，日本有之，錢俶買書於其國主，奉黃金五百兩，求寫其本，盡得之訖，今天台教大布江左。」（楊文公談苑）

釋門正統卷二義寂傳亦云：

「初智者所說教迹，自安史挺亂以來，會昌籍沒之後，當時碩德，但握半珠，隱而不曜，所有法藏，多流海東。師痛念本折枝摧，力網羅之，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。後以錢忠懿王（錢弘俶）覽內典，昧於教相，請叩韶國師（天台德韶國師）韶稱師（義寂）洞明台道，王召師建講，遣使抵日本，求其遺逸，仍爲造寺，賜號淨光，追諡九祖尊者，台道鬱而復興，師之力也。」佛祖統紀卷八所載略同。但日本史不載此事。（神皇正統記，係根據佛祖統紀而成文者。）人多疑之，然此後三十餘年至長德元年（九九五）宋杭州奉先寺曾來求仁王般若經疏，彌勒成佛